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四

雜語

潘子嘉問學甘泉子曰在聞道問聞道曰在立志問立志曰必真知而後志立志也者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也心之本體也子能知本體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然曰心之本體不假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用力者斯得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於物勝於事皆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不在也中正而不息易所謂存乎

沈珠問天理何以見甘泉子曰其主一乎天理者吾心



本體之中正也一則存二則亡覺不覺而已

門人問見與體認何以別甘泉子曰見者見此也體認者體認此也必體認然後有所見有所見然後體認益真矣

潘子嘉問本體自然有念乎否甘泉子曰心豈無念無念則非心矣

余胤緒問視聽言動之非禮甘泉子曰非禮形而後成者也視聽言動由諸心以心應則無非禮矣故曰勿勿者其幾乎曰四勿之中視聽爲甚速如之何曰其中有主矣乎必見夫參前倚衡之體則非禮不入矣否雖閉

目塞耳亦馳而已

蔡羽問感應甘泉子曰心之體無不有也接物而後義生感在內也謂之外非也

莫讚問誠敬何以別甘泉子曰誠敬一也能敬則誠矣葛澗問敬何以和樂甘泉子曰敬者一也一者無欲也無欲則灑然而樂矣

徐世禮曰求放心何其難也甘泉子曰久放之心其猶諸狂馬也與在御之而已始而逸久而馴

或問習心不除甘泉子曰其根深也乎廓而清之久則除矣

管登問心事之合一甘泉子曰其猶諸燭乎光之體與
光之所被一也燃於堂而照於四壁非二光也今之人
其猶移燭而照也與

或問心之不存何也甘泉子曰其意必固我之累與故
絕四然後心可存

葛澗問學無日新之益何也甘泉子曰在廓清之而已
矣廓清之則本體不污本體不污則光明自生日新之
謂與

沈珠問知而行不及者何也甘泉子曰未真知耳知之
真其能已於行乎曰亦有真知而不能行何與曰汝謂

知果真耶譬之飲食知其味斯嗜之矣知所嗜斯食之
矣汝之真知亦猶飲食者乎

蔡玘問曰仁義禮智性也在中何別甘泉子曰性一理
也渾然在中矣其別遇物而理形焉用斯別矣孟子之
言四端四端也者始也

蔣信問仁者與天地萬物同體與佛氏同乎甘泉子曰
非也彼欲去根塵者且不能以一其身况能一萬物乎
曰彼亦求本體也奚其非曰其猶諸虛器也故以理爲
障空寂而已矣卒歸之無無體故無用曰三教同原何
也曰譬之木焉烏有同根而異發者乎且謂廣大高明

而不能中庸精微焉非廣大高明也

羅胤凱問子絕四井泉子曰其聖人教人之至乎意必固我皆累乎本體者故絕之而後本體可全聖人無之學者毋之

蔡玘問友井泉子曰其相觀而善與其心志一則學一則益矣責善斯次焉爾

余胤緒問學之不進井泉子曰中有物也有物則梗梗則滯今之功名利達其學之大梗也與

潘子嘉曰敢問心猶鑑何也井泉子曰鑑之體常明也物照而妍媸辨焉善學者其學諸鑑乎去其暗此者而

已今夫禪學者其猶不照之鑑乎

門人問井田可行與井泉子曰可井田行而天下均均也者其王者之心乎曰均田則富者怨怨生則爭矣柰何曰天下貧衆而富寡也衆且勝天况人乎富者雖怨爭孰與之故聖人者有以化之富且好禮矣奚其爭葛澗問宋儒井泉子曰其周濂溪程明道乎微二子道其支離矣舍二子吾何學矣

沈珠問橫渠井泉子曰勇何可當也臯比之撤其幾於忘已與

施宗道問延平之學井泉子曰李子之於道其深矣觀

其氣質之變非涵養之深者能之乎

或問象山井泉子曰陸亦求諸內者也謂之禪吾不敢也謂流而非禪吾不信也吾敬之而不敬學之

莫讚問東萊南軒之學井泉子曰呂則博矣而未約南軒其庶幾乎學未成而早世其天耶

或問溫公與二程善也而卒不聞儒術何與井泉子曰其若有限之者與其執之者與苟虛心以求將益之矣蔡羽問淵明孔明何如井泉子曰吾有取焉不記不解其必有事於本與黃叔度何如曰其顏子之資矣言論不存其古之忘言者與曰聞道與曰吾不知也

施宗道慮無以自新井泉子謂之曰夫學必有根斯能日新日新不息斯謂盛德

諸生會雞鳴寺井泉子謂之曰朋友講習惟以輔仁學之大也如彼兩磨比比相戛而道斯出矣不必同不同斯辯辯斯明虛心忘已乃並受益

或有誦象山六經皆我註脚者井泉子曰其爲斯言也道乎聖乎道則又誰我聖則不輕言故曰好古而敏求曰篤信而好學

井泉子曰仁其心之生理乎自一念之動以至於萬事之感應皆生理也故孔門之求仁必於視聽言動出門

使民居處執事與人而言之皆即事即動以求者也易
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沈珠問曰甚矣明道之懿也而門人鮮得其真何也
井泉子曰游楊明道之所取爾然或離而去之氣質則固
然也非獨程門爾孔門自顏曾閔冉之外亦有然者矣
曰豈其信不及與曰當其授受時也精神所感斯信之
矣但離違之久學力不足以勝氣質而學遂分矣故學
至氣質變化而後能不反諸生今日之相聚也不去成
心他日可保乎

井泉子曰象山不能有明道之所有明道有象山之所
無

井泉子曰聖賢之學始終乎志焉爾至頃志弗存焉則
天理滅矣故曰志於道曰志於仁曰志於學志也者以
言乎其所之也非虛也春秋傳曰吾志其目

井泉子曰孔子之言下學也其所謂不怨不尤者乎人
倫日用怨且尤焉非學矣學之又學存存而弗已達乎
天德其聖功也與

井泉子曰聖人之設教也爲剛柔善惡之異其稟也教
也者所以約其中化其偏者也

葛澗問曰夫子之與曾點也何居井泉子曰何往非樂

取其灑落異於三子耳然點也求諸風浴詠歸其亦有方所與世儒乃疵其行之不掩焉不知其見之已偏也知點者惟孟子故曰狂者也

耳泉子曰孟子之學其至矣乎勿忘勿助其敬之規矩矣乎孔子之學非孟子弗明

門人問學何爲耳泉子曰人之一身其天地之身與其父母之身與故不學則不能肖天地不仁耳矣不能全此父母之所生不孝耳矣不仁不可以爲人不孝不可以爲子

或問士不可以不弘毅耳泉子曰其惟天理乎見此者謂之見大斯不亦弘矣乎久而不息斯不亦毅矣乎耳泉子曰人之心也其猶鏡乎鏡之明也自然照物矣心之明也自能應物矣學問思辯篤行所以存養其知覺其猶磨鏡之工云爾

門人問曰昔夫子之設教也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而子之啓不俟乎憤發不俟乎悱者何居耳泉子曰吾又曷俟乎哉不得已也

耳泉子曰夫學而知所疑也學之進也如行路然行而後見多岐見多岐而後擇所從知擇所從者進乎行者也

其泉子曰舊見不去無以來新知如汲井然濁者不去則清者不生

張標問武王既伐紂宜立商之仁人而自取之何與其泉子曰異哉汝以武王爲見天下之利與順乎天應乎人見天人之公爾

施宗道問夫子何以取空空其泉子曰鄙夫非能空者也云空空夫子之設言也雖鄙夫而能空空斯取之矣空空則無物矣無物則虛矣虛則能受矣是故大虛則大受小虛則小受

葛澗問康節之學其泉子曰能不動矣以其知數而定也謂之定期可謂之知道則不可知道者不假數而定其泉子曰學莫要於知止矣而定靜安慮一以貫之聖人之學也彼佛之以理爲障烏能知止焉

蔡杞慮撥於人事請山中靜養數年何如其泉子曰意乎求靜即不靜矣惟於人事紛紛之中而不失吾心之本體焉是之謂體認天理而靜存乎其中矣吾見夫釋子者閉關三年而後出猶夫未閉關時也其不識天理之故爾

管登問學問思辨篤行有先後與其泉子曰五者皆一心何先何後古訓之學也師友之講論也日用之應酬

也即知即行夫是之謂學若必讀盡天下之書窮盡天下之理而後力行焉不亦二矣乎

其泉子語余胤緒曰視聽言動之感於物也如迅雷然非天下之明健其孰能勿之故曰乾道主敬行恕之於物也如平地然惟培養可以至之矣故曰坤道然而乾與坤非二理也

蔡羽問樂有虛實何謂也其泉子曰合內外該體用實有諸已樂在其中不改其樂者也見之而行不掩是虛見而已矣

或問學何貴其泉子曰學貴疑疑斯辯辯斯得矣故學

也者覺此者也

陳應期問盡心存心之異其泉子曰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盡而性見矣存心也者恒其所盡之心而已其知行並進者乎

余胤緒問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夫以人之理合於人之身則如以服衣乎人不亦二乎其泉子曰爾何哉所謂合者曰仁也者心也人也者身也有是心矣隨其身之所遇而親義序別信油然而生焉故謂道也其泉子曰然是故心性合天下之道

其泉子方飯謂門人曰終日衣食而未嘗一粒一絲也

此非釋氏之說乎曰然曰常人所食飯與吾異也此非明道之說乎曰然曰然則可以觀儒釋之異矣

蔣信問橫渠先生曰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然則氣有聚散乎甘泉子曰然曰白沙先生曰氣無聚散聚散者物也然則氣果無聚散乎曰然曰何居曰以一物觀何詎而不為聚散自太虛觀何處而求聚散甘泉子語門人以克己蔣信進曰物我形而後己私生非禮皆有我之私也故能隨處體認太公之本體則無我私且退聽矣信也以是為克己之功何如曰其然其然否則強制云爾何克己之有

楊欽問學欲時見吾心之生意如之何甘泉子曰在不以己與物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不以己與之也不與則無所蔽無所蔽則常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矣

楊欽問人之知思因神以發何與甘泉子曰知思也者神之為也人惟昏其神則知思昏矣是故神精乃明君子之學養其精神而已矣

楊欽問佛氏明心見性而不能親民何也甘泉子曰佛氏其未嘗知性矣性也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豈有見性而自私者乎

楊欽問文武一也鋒鏑之間有不得已而假以權術不

害道與耳。泉子曰：兵莫貴於正，莫不貴於不正。好謀而成謀，非詐也。故夫子不取晉文之譎。曰：正人用邪術，邪術亦正。此言何謂也？耳。泉子曰：用邪則邪人矣，用正則正人矣。正人自無不正矣。焉有正人而用邪術者乎？余裕問程子曰：當怒而觀理之是非，觀人乎？觀已也？耳。泉子曰：理也者，心之本體也。即人可怒而又觀之，怒斯已甚。是之謂遷。故必及觀本體，遷與否與。是故好惡在人而已，不與矣。

羅胤凱問學。湏靜也。何如？耳。泉子曰：心無時而不動矣。是故常知常覺，知覺而存存焉。體用一矣。靜而已焉。將

不至於死灰乎？故戒慎恐懼，何莫而非動也。

或問孔顏之樂。耳。泉子曰：惟正心者知之。

陳道請於言語用功。耳。泉子曰：脩辭立誠，所以居業也。今之制於外者，烏足以立誠？天下之言，由中出者鮮矣。曾子曰：出辭氣。

耳。泉子曰：大學之道，其莫要於止。至善矣。止至善，其莫先於知止矣。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猶其順流之舟乎？書曰：王忱不艱，是故知行非二也。

陳育問曾點之樂。耳。泉子曰：即點之言，其猶未至掩也。點之樂，虛開之樂。實吾斯未信，洞見斯體，是故能斯斯。

顏子而下開也其庶幾乎

或問河圖洛書爲聖人神道設教何謂也其泉子曰八卦洪範之理在羲禹之心觸焉龜而發焉耳天地一陰陽也陰陽一奇耦也而皆本於自然夫是之謂神道嗚呼偽之亂真也久矣

其泉子曰忘食忘憂其聖人不息之誠乎憂樂並行而不相悖

門人問獲罪於天其泉子曰天即理也理即心也自然也夫有媚之心斯有所爲而逆其自然逆理逆天自滅其心也夫復何禱

門人問大德小德其泉子曰大德敦化則小德川流矣大小也者事也德也者理也理無大小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或問在昔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所學問者何事也其泉子曰子豈不聞三墳五典乎今也或亡之矣奚直書爾君臣朋友之間朝夕講明之者安往而非精一之學

或問無怨無驕之難易其泉子曰難易也者以言乎其地也人心一天理耳何有於貧富貧富不係於心則無怨無驕而難易一矣故造次顛沛必於是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行何入而不自得

陳道謂龜山出爲蔡京之累然乎其泉子曰非也其可以輕議之其可以輕議之首奪荆公王爵配享其功孰大於是其爲不虛出孰大於是

或問陸學其泉子曰其論捷矣人皆喜之學者當以明道延平爲中正之法

吳藩問思兼知行其泉子曰然然而思之義大矣其蕪乎言貌視聽猶土之蕪四行也故曰思曰睿睿作聖是故思誠之功廣矣大矣

其泉子曰學莫先於立志矣夫子之志學以至從心皆一志也立志而後學問思辨篤行焉以成之門人曰人

言之詆毀事勢之顛躓也則如之何曰患志不立耳志立者其譬諸固本之木矣乎雨露養之霜雪亦養之惟霜雪而摧敗者本可知矣夫詆毀顛躓也者其堅志之助也匹夫不可奪志

陳應期問學而時習何謂也其泉子曰學其覺也覺其心之神明也神明之昏習心蔽之耳及其感於簡策警於人言本然之覺如寐者之喚寤而神全焉知斯至矣時而存習焉行斯至矣悅焉樂焉君子焉其皆本於此乎

其泉子曰虛者其學之本乎大器之容物以中虛也故

學在澄其心澄心然後能虛虛然後能受益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徐世禮問孝弟爲仁之本何謂也耳泉子曰仁也者吾心之生意也孝弟也者又生意之最初者也察識培養推其愛以達於其所不愛推其敬以達於其所不敬而仁洽天下矣而謂有子之支離異哉象山之惑也

或問顏子優於湯武然乎耳泉子曰是憶說爾將非謂湯有慙德之累乎湯武聖人也顏子未達一間也問慙德之說曰慙德也者以言其不類堯舜之揖遜云爾豈真有愧天忤人之心哉有愧天忤人之心則天理滅矣

易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深得湯武之心

管登問病根可一朝而除與耳泉子曰聖賢之學爲除病也必積久而後能明道猶心十二年而復萌焉言何易言何易除之除之而不息則宿根可奪矣曰其要安在曰其體認天理乎

或請仲尼顏子之樂耳泉子曰人人皆有蔽於私爾惟勿忘勿助者見之惟緝熙光明者得之故見樂爲難而得之尤難

耳泉子曰孔門之教求仁而已矣絕四也者其求仁之功乎

門人問思。甘泉子曰：虛靈知覺思也。曰：何也？曰：本體也。本體全則虛而明，有以照物如鑑空而妍媸莫逃，是謂思。則得之無思，無不通也。思無邪憶度之私，可以爲思也乎？

門人問曰：夫子憤忘食也，樂忘憂也，何居？甘泉子曰：夫爾也，當思憤與樂者何爲？

或問有才而無德者何也？甘泉子曰：才與德合，其古之言才者，與才弗出於德。君子不以爲才也。

甘泉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聖人若

是切切然者何也？其天理流行不息乎？天人一也。我心少懈，則天理息矣。

管登問存心則萬物咸備，可以應之矣。奚必於物物格之？甘泉子曰：聖不云乎？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若爾之言也，其又一於內而忘隨事體認之功矣。

甘泉子雅言之，留中無事，斯天理見矣。

莫讚問蘇湖之教。甘泉子曰：聖門之教，求仁之外無聞焉。其隨問而答者，皆天理矣。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殊科，則因稟成就之不同，爾初何分科之有？

陳論問天下歸仁。甘泉子曰：仁也者，天地萬物一體者。

也。已克而禮復則天地萬物在我矣。

蔡玘問敬主於中矣。其又必整齊嚴肅乎。甘泉子曰。內主乎敬則整齊嚴肅見於外矣。外不整齊嚴肅始其心未之敬耳。

史鶴問省言詞以制煩躁則何如。甘泉子曰。可以爲難矣。學則未要也。苟能收放心體天理然而煩躁者寡矣。蔡羽恐操存之狹也。問擴充之術。甘泉子曰。心體其大矣。苟操存而不失其本體擴充之術豈外是耶。

甘泉子曰。人心貴虛。虛則生生之意藹然於中。可默識之矣。

陳道問許魯齋出處。甘泉子曰。世變於夷而聖人之教息矣。魯齋出而孔子之道尊。化夷爲華其功孰大焉。且世產於斯仕於斯何出處之累。曰。吳臨川何如。曰。有間矣。曰。著述何如。曰。三禮諸書吾不敢傳信焉。爾元之儒其惟靜脩乎。

或請制客氣。甘泉子曰。在持其志耳。志者氣之帥也。知持志則百體從令。客氣自消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其持志以養氣也。夫故曰。志至焉氣次焉。甘泉子謂門弟子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明道之學至矣。彼佛氏豈不云。意必固我之亡然而不知。

有事焉其諸異乎聖人之學與

或問博約其泉子曰其學之一致者與非既博而後約之也未達曰知博而存約

盧潮問惡惡太嚴之疚其泉子曰是謂作惡非太公之本體矣徐勣曰哀矜之何如曰可惡惡之吾何容心焉葛澗問居敬窮理其泉子曰敬之敬之將與理一矣夫何二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泉子曰天理一而已矣由之由此也知之知此也行易而知難行近而知遠故聖人之於凡民不能無難易之嘆耳

或問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然則初學可以主和樂乎其泉子曰心有主而後和樂生焉存之又存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樂由敬生也乎曰然

周衢問無事而此心惺惺何如其泉子曰儒曰惺惺禪亦曰惺惺禪之惺惺也虛儒之惺惺也實中庸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知其所而聖人之實學可幾矣

周衢問體認天理其與孟子之集義皆用心於內者與其泉子曰理義無內外矣未達曰天地萬物一體爾何內外之有

或問學主靜坐也何如其泉子曰子謂忠信篤敬視聽

言動非禮之勿果求之動乎求之靜乎故孔門無靜坐之教

楊東熙問名利貨色私欲之大也必先克去之何如其
泉子曰然然而所謂克者匪堅制爾也其惟進天理乎
天理日明而人欲日隱天理日長而人欲日消是之謂
克又問已不克安能見理曰未體天理焉知人欲未能
如好好色焉能如惡惡臭夫惟仁可以勝不仁而見大
可以忘小故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否則富貴功名之於
欲大矣孰能小之曰體天理如之何曰今夫人之起念
於軀殼也即無徃而非私知物我之同體則公矣公也

者其天理乎

袁郵問貴賤禍福定於天矣亦可脩而易之乎其泉子
曰天人一也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惟賢人爲能祈天
惟聖人爲能立命

袁郵問窮理盡性至於命何謂也其泉子曰窮也者極
至之名知至行至窮其理焉性盡而命至矣其古人所
謂格物乎

其泉子語袁郵曰人能動心而後能存心能存心而後
能養性故人心恒知知故警動德性斯堅定矣然則動
心忍性其入道之門也與

葛澗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其終身之憂一朝之患之謂乎其泉子曰得之矣體諸身可也

徐勗問精義求諸事矣乎其泉子曰其外之也已在心為理處事為義精也者自其本心精之也精斯神矣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其合內外之學與

蔡琳問人與天地不相似其起於人己之二乎其泉子曰物我之初一而已矣形骸異而彼此分彼此分而私意生子不孝於父臣不忠於君至於利害相攻賊滅無倫二而已矣惟夫克己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無我則一矣其惟天地乎

葛澗問明道釋氏一貫兩截之說無乃記者之誤與其泉子曰然即釋所言已兩截矣何待於用乎

陳懷曰懷聞之師曰周公思兼三王思道也道也者群聖同然之統也求在我者也故禹之惡好湯之執立文之視望武之不泄不忘與周公之思兼皆心學也不合者心未一也思而得之則其心一矣坐以待旦存存不已也謂急於行小之言周公之學矣

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戒懼慎獨以養之則動矣安在其未發耶陳懷曰未發者天理之本體也戒懼慎獨於心之動必有事焉者也其泉子曰其慎動以養靜

陳懷問曰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何謂也其泉子曰虛也者性之本體也性也者知覺之本體生生不已者也而曰合焉而曰與焉則二物矣

陳仁曰子夏其知道乎敬而無失本體立而萬物一矣故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其泉子曰然其古之示人以其大者夫

江紹問克己其泉子曰先立我未達曰心與萬物一則我立矣我立斯有主而後己私亡國有主而四海從其令我立之謂乎

其泉子曰子張問行夫子語以參前倚衡知之精而後行之至也故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病於未見焉耳陳懷曰何以能由曰襲取也見則由仁義行矣

陳生問純心何謂也其泉子曰其猶夫金之精乎金之不精有或雜之非復金之初矣今夫金時時而鍊焉日日而鍊焉久則精金爾矣又何待於外求敢問乎鍊之法曰敬

葛澗問精氣神相生其泉子曰道家鍊精以化氣也鍊氣以化神也逆之矣神其主乎神也者心志也志一則

化氣氣一則化精人之精氣神不異而彼則小用之不
知神理故也

陳懷問心爲事累何如甘泉子曰心小故也察見天理
則廓然太公物來順應奚其累

甘泉子曰夫射也其見古之道乎于翼翼終日而不
亂其不二夫心者乎

黃彥聰問溫故知新甘泉子曰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
而勿失如雞抱子然溫故也由是而上達日日新之謂
盛德

甘泉子曰學莫大於辨志矣志於道焉富貴功名皆化

而之道古之人有居之者周公是也是故功名也者非
聖人之所棄也富貴也者非聖人之所惡也不志乎道
則二者皆私而已爾又何足以與議

符鍾慮力行之難甘泉子曰書有之王忱不難忱真信
也子以爲所信何與故知之直行斯至矣是故知而弗
去真知也夫

葛澗問淳公以忠信立誠爲乾道敬直義方爲坤道何
謂也甘泉子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一念之誠其始物
矣乎敬義夾持其成物矣乎乾主德坤主業主德者達
諸業主業者入乎德

葛澗問康節謂老子得易之體何如其泉子曰否不然也老子認氣無名有名惚惚皆氣屬也何易體之有其泉子曰學者之始也其猶入諸暗室矣乎少間斯有見矣久之久之斯無所不見矣故先難而後易

葛澗問虛無即氣然乎其泉子曰人知有形者之爲氣而不知無形者亦氣也橫渠子獨以無形者爲氣蓋未悉有無虛實之體焉耳

其泉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健也者宇宙之氣也宇宙之氣人之氣也是故可以配天配天也者不息之謂也學而若存焉若亡焉違天也甚矣

葛澗問人之生則謂之神矣死則謂之鬼矣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非人既死而又有所謂鬼也其泉子曰如其然如其然知聚亦氣散亦氣可以語人鬼矣

門人問子於諸儒之說何如其泉子曰吾不必乎信不必乎不信信理焉爾矣必信則泥人必不信則執已執與泥君子有弗學焉爾矣

程轍問曰向子語轍以性也命也之義而未得及觀諸心性圖說曰混然宇宙其氣同也夫然後知理氣之二焉是故仁義禮智之懿也其即耳目口鼻四肢之則

也聖人之踐形也其即盡性也君子之學盡性以至命而已夫何二其泉子曰近之矣夫孟氏之言也其以明性命之合一乎夫自天道之流行曰命自人心之生理曰性其實一而已矣故語性而命寓焉故曰性也有命語命而性寓焉故曰命也有性其古之言性命者與曰君子何也曰病其二之也夫世之君子以耳目口鼻四肢爲血氣而不知吾性之物則原於天命也以仁義禮智天道爲高虛而不知天命之實理存於吾性也是故語君子焉病其二之也

湛其泉先生文集卷之四

湛其泉先生文集卷之五

二業合一訓

序曰二業合一訓者吾師其泉先生救世之第一義也實拯溺濟時之言也曷謂溺曷謂濟懼世之習舉業者之溺志也而濟之於大道也濟之於大道則舉業在其中而二者一矣故一則濟二則溺一則二者皆成二則二者皆敗自先王復起不易斯言矣夫水能載舟亦能溺舟水非固溺舟也操舟之失其道者之溺之也舉業本以成學亦以溺學舉業初非固溺學者也學舉業之失其本者之自溺之也昔者聖皇之制舉業也讀聖之

書蘊聖之德行發聖之言庶因言以觀其蘊而已今徒飾其辭而溺之以忘其本焉故曰學舉業者之自溺也鴟冠子曰中流失船一瓠千金瓠微物也而以濟溺則千金焉有能拯其溺而濟之聖人之域者二業合一之論是也反不重於千金與而世或不之信是自溺也已昔孟氏距楊墨而仁義明程氏排佛老而儒道尊厥功偉矣然楊墨之偏害仁義也人易得而知也佛老之寂滅反人道也人易得而知也至於舉業所讀者聖人之書所爲者聖人之言而志則功利焉是溺人皆化之莫得易而知也故其溺人也深欲拯而濟之其爲化也

難然而易其志一其業化其習而新之拯其溺而濟之聖人之大道在一念之微耳矣則亦何難之不易故事半古之人而功倍之顧不偉與嗚呼昔之以邪道而溺人故其溺也淺今之以正道而自溺故其溺也深溺而不反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爲是懼發合一之說挽狂瀾以還先聖之道故其施教也以舉業爲德業之發以德業爲舉業之本易其志而不易其業合本末兼體用一以貫之而無遺也其所以擴前賢所未發開來學之迷途一洗支離之習而歸之於大同之道其救世之功未知與距楊墨排佛老者何如耳論不佞後世必有

能辯之者綸等學於先生獲聞是論恍若有悟猶恐天下之士有未盡獲其教者遂集先生所與門弟子問答之言編次刻之以廣其傳嗚呼此書出而此道明矣此道明而天下之士習善矣天下之士習善則先生所以報朝廷養士之心亦可以少慰矣嘉靖丙戌秋八月既望門人金谿黃綸謹序

門人有問其泉子曰人或以子之不教人以肄舉業也何如其泉子曰非也吾乃教舉業之大者也問曰孰爲大曰人爲其流吾兼以本根由本根以達於枝葉一氣也人事其流吾兼以濬其源由源以達於流一派也

人學其文辭吾兼以涵養自涵養以達其文辭一貫也其爲舉業也孰大於是昌黎曰培其根將以食其實昌黎猶能言之而况於爲聖學者乎

或問曰讀書也作文也斯舉業矣乎曰然然而未也子盍求其大者也曰讀書之大何如曰存心以立我而我而讀書焉斯讀書之大者已曰作文之大何如曰存心以立我而我而作文焉斯作文之大者已二者得其大焉是之謂道藝道藝者天下之小藝莫能敵之矣小藝者其譬諸雕蟲小技也夫其譬諸巧鳥好音也夫陳生問曰何爲異端其泉子曰異也者二也夫端一而

已二之則異端矣曰異端固害道乎曰孟子之時害道者有楊墨矣程子之時害道者有佛老矣今時則異然矣非二害之憂也惟舉業之累也問曰然則舉業固害道乎曰非舉業之害道也人之自累於舉業者之爲害也曰然則舉業與楊墨佛老之害何以異曰不同也夫楊墨佛老與道悖者也至於爲德業者固讀聖賢之書也習舉業者亦讀聖賢之書也夫何二况舉業又當時之制乎故不外舉業而於是乎化其志焉其亦猶諸日用飲食男女之類焉耳舜跖之分也義與利之間也故程子曰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夫能不爲之奪志焉

則德業斯在矣問曰人之有言必廢之然後可以入道何如曰然則飲食男女亦可廢與齊王好色孟子引之以太王好貨則引之以公劉故公私之間係乎此心不係乎貨色也何必廢

甘泉子謂湯子民悅曰良知良能人之同有也彼後生豈無善念以其汨沒於舉業焉恐正學之妨之也故未能舍彼而從此噫惑也甚矣夫德業舉業二而致一者也今夫脩德業者從事於古訓也爲舉業者亦從事於古訓也是其業一也世之學者以爲不同非也蓋係乎志不係乎業也故不易業而可以進於聖賢之道者

舉業是也不易志而可以大助於舉業者聖學是也故志於德業則讀書也精涵養也熟於義理也明故其辭暢其指達其發於文皆吾自得之實事比之掇拾補綴而不由一本一氣者大徑庭矣故聖學反有大助於舉業何相妨之患雖然有助云者猶二之也舉而措之耳如身具手足而使手持而足行耳是故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二則離離則支支離之患興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夫知與行二即非真知行矣才與德二即非全人矣文與武二世無全材矣兵與農二則世無善法矣夫子之文章與性道二則世不知聖學

矣心與事物二則聖學不明不行矣良可歎哉

門人有問於其泉子曰或以過時缺小學之爲憂也何如其泉子曰噫或甚矣以吾觀之所缺者年歲焉耳至於事則一也今之應事接物也至於讀書也作文也作字也則皆灑掃應對之類也惟今立誠以往耳

其泉子曰諸生其慎勿以舉業德業爲二矣乎涵養吾德業則發揮於文章言言實事如老人自是老人之聲也隔壁聞之則亦曰老人之聲也童子自是童子之聲也隔壁聞之則亦曰童子之聲也自涵養發之者遇明有司見之即知其入矣彼剽竊而爲者遇明有司見之

亦知其人矣若夫世之剽竊而遇者如小兒作老人之聲遇不知音者取之耳若明者安可掩也

甘泉子曰今之科舉其聖代之制矣志學之士有不遵習焉是生今反古也生今反古者非天理也雖孔子孟復生亦必由此而出矣雖孔子孟教人亦不外此而求之矣然而孔孟爲之則異於今之爲之者矣曰何居曰孔孟爲之必於根本焉發之也故舉業不足以害道人自累耳故學者不可外舉業焉外舉業焉是外物也已安有外物而可以爲道乎

甘泉子曰夫事舉業也者其於立心之初即分義利焉矣義利也者君子小人之分也及其至也相去也懸絕矣可不痛省而甘爲小人之歸乎或問曰然則義利之分也其狀何以異曰今夫讀書以明吾心性焉體吾實事焉而舉業在其中矣如彼樹木之有根而枝葉焉而花實焉自然而成此義之謂也若夫讀書徒事記誦焉而資辭章焉以取科第媒爵祿焉是計功謀利之心其大本失矣此利之謂也舜與跖之分間不容髮諸生其猛省之哉

甘泉子歎曰後世儒者何其支離之弊也乎岐内外本末心事而二之也是故支離之弊生是內而非外也重

心而畧事也。猶然不悟，反謂立本俱矣。千百年來道學不明，非此之故乎？故學者必內外本末心事之合一也。乃為孔孟之正脉。或曰：何居？曰：理無內外本末心事之間也。

黃生綸問：合一之功，何如其泉子曰：諸生於作文之時，焉即知於作文之間收斂焉可也？於讀書之時，焉即知於讀書之間收斂焉可也？收斂致一不滯不放，是故謂立敬矣。

黃生綸問曰：人有觀書而得心病也，如之何？其泉子曰：竊聞之矣。淵明之讀書也，不求解焉；孔明之讀書也，不求記焉。其古之知道者，與請益曰：程子之讀史也，不蹉一字焉；其作字也，甚敬曰：即此是學焉。其古之執事敬者，與至於酬應事物遊翫山水盡然，豈直讀書然哉？蓋於是乎有涵泳持養之功焉，於是乎有窮格發明之益焉。豁然而悟，必有不知其手舞足蹈之樂，心廣體胖之驗。而子以為心病惑矣。聖賢之書，將以養心也，非以病心也。無乃求之太深，索之太苦，而所謂執事敬者，猶未之有得乎？

其泉子復於改齋王子曰：夫道無內外，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動靜一心也。故知動靜之皆心，則內外一內外。

一又何往而非道合內外混動靜則澄然無事無事而後能止能止則德也業也合同而兼得矣

耳泉子曰夫人之有心莫不有知覺矣有知覺不能不動而爲情矣外物觸其情而交焉則不能不流流而不息莫知所止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故終日讀書作文酬應萬變而吾有主焉故能不因物有遷非置其身心於無物之地而後能定靜也夫苦熱而未涼者則有時而熱矣病渴而思沃者則有時而渴矣惡動以求靜者則有時而動矣何者動係於念不係於事也知此斯可以語性矣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或問曰德性舉業內外之事也於何事內於何事外耳泉子曰噫若子所謂支離之說也曰曷爲支離曰夫所謂支離者二之之謂也非徒逐外而忘內謂之支離也是內而非外者亦謂之支離也過猶不及耳必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斯可以免也夫故率天下於支離之歸必自子之言矣

耳泉子復楊生士德曰虛內事外忘已逐物之患非他也病在內與外已與物二之也是之謂二本也故已物兩得內外一致夫然後德業合學而至於德業合焉則幾矣

甘泉子有復於海涯陳子曰所舉古人之語取其一皆足以入道惟執事故其至要矣執事故則德業兩得此所謂合內外之道也此所謂一本者也其或偏則內焉或偏則外焉未之盡知耳

黃生問知識未廣猶藉乎書也如之何甘泉子曰如其然如其然孰能舍諸孰或溺諸昔者傳說之告高宗也學於古訓夫學之亦必有道矣孰能舍諸孰或溺諸黃生曰淑也問體認內外合一之說不復他求之矣曰是欲舍書冊而求體認也乎問曰然則如之何則可曰讀書之時以我體認是亦合一而已矣

問心存矣何庸乎讀誦曰學於古訓所以發明乎此心者也涵養乎此心者也孔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然則彼皆非與

甘泉子謂徐子曰學者之病吾知之矣在二三其致矣平時而靜坐焉自靜坐也時而讀書焉自讀書也時而應酬焉又自應酬也如人之身血氣不通安能有生若是者其敬之未力與是故於內外也二而離之合一之要其惟執事故乎獨處也讀書也應酬也無非此心一以貫之內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此開物成務之學異於佛老之流也

黃生綸問作文曰在善思而已矣思也者本末之貫也如清泉焉始而濁少而澄焉愈汲而愈清矣曰或有累於本體如之何曰毋汨爾思毋撓諸本體澄心體會意立理克而辭出矣旋而思焉旋而筆焉於辭章之學亦未也矧載道乎

子朱子有云開發聰明其得讀書之宗指矣

門人有問文之道其泉子語之曰人之有事於文也不可得一意而輒書之不可得一句而輒書之若是乎其陋矣惟澄心以凝思焉思之思之斯其發也沛乎其不可遏矣

謝生禧問讀書之益其泉子曰學於古訓自傳說以來孰能廢之然而天下之善讀書者寡矣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其知也所以開發其聰明也周子曰聖賢之訓入乎耳感乎心所以擴其知也若夫從事事而記焉則今之從事口耳者與是故古昔聖賢之經書禮樂也皆所以培養乎此也夫然後能開發其知識感通其義理夫非由外得之也我固有之也藉是焉以開發感通之耳昔舜居深山及聞人善言見人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感應之速焉何也以此心固有之也

或問於書之載古人言行學而爲之其亦學也乎其泉子曰否非讀書之善者也必由心而體會之立其本焉本體立則事皆天理雖不求合於古人而自合矣舍此而外求焉以效法之則事理之應無窮而古人之迹有限抑見其困也已是以故學之於書也取其培養此心而已誦讀之時此心洞然如鏡照物不引之於書冊焉可也否則習矣而不察安能見道

鄭子請學其泉子曰默而思之敬以存之其庶幾乎曰爾學何學矣曰求寡欲而未能也曰爾之云欲者何如曰利曰匪直利欲之爲欲焉耳心有所偏滯焉亦謂之欲也今夫讀書非不爲善事也作文非不爲善事也過用其心失其中正焉皆欲而已

或質之曰某可人也某可人也德業也者終身不能一舉焉則子合一之說吾不能無惑爾矣其泉子曰吾子惑矣而反於吾惑乎彼之所謂離舉業而事德業者也夫離業而立德焉自孔孟以來未之前聞也業之不成也何怪乎非徒業之不成也合業則無以立德耳矣噫德業之非二也久矣

或問曰子何以奉奉焉教人以二業合一也其泉子曰吾實身踐焉吾嘗試之矣昔者吾自二十而學至二十

七年而舉于鄉其業猶夫人也自聞學於君子舍舉業而涵養者十有三年及乙丑之試也而舉業則若大有異夫昔者也其源源而來也若有神開之也然猶有說焉乃離舉業而涵養也猶若是若夫不外舉業而涵養存存焉其成也勃焉矣

門人有問其泉子曰今舉業弗閑則弗熟也而子謂二業合一孰與閑之曰吾非爲爾弗閑也蓋閑之有其道也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弗專心致志則弗得也而况於舉業乎夫曰專曰致則德業斯舉之矣非惟奕爲然也至於鑿石攻木之爲數賤數也弗專心致志則弗精

焉而况於舉業乎故朝而誦焉弗喪其心志晝而講焉弗喪其心志暮而思焉弗喪其心志五日三日而一課焉弗喪其心志心志存存與舉業俱神問曰焉得存存焉而弗喪諸曰習化而久斯存存而弗喪矣曰敢問習化之術何如曰子不聞鷺鳥之雛與驥馬之駒乎夫鷺鳥者天下之健飛者也方其雛也力能十里搏之以百里則墜矣惟以漸而習之今日十里明日二十里漸而至於百焉雖萬里可至也夫驥馬者天下之健步者也方其駒也力能五十里驅之以五百里則僵矣惟以漸而習之今日五十里明日六七十里漸而至於五百焉

雖千里可至也何者其力能及之也習使然也夫天下之性能健飛健走者且猶習久而化之遠而况於人乎士之學古訓也力及三行則至三行而止存焉弗失其本心力及五行則至五行而止存焉弗失其本心力及十行則至十行而止存焉弗失其本心及其習熟而化也力及三行者可使及五行矣力及五行者可使及十行矣以至百千而定力不奪心與書相忘而合一何則習使之然也古之學於古訓者之術如是夫否則或三行而溺或五行十行而溺欲其弗喪志者鮮矣其程伯子之所以憂上蔡乎

黃生綸問甘泉子曰二業之功何如曰在存神神也者德業之妙也文業之主也是故存神而二業一矣曰未達曰夫病痿之人其口齒唇舌固具也而不能言者何也氣不足而神不主也故神全則氣全氣全則其發諸言也達其爲文辭也暢反是則神散神散則氣散氣散則其發諸言也謬其爲文辭也落莫而不章無怪其然也曰敢問神氣之聚散也何如曰邪視則能散目之神矣邪聽則能散耳之神矣邪嗅則能散鼻之神矣是三神者一也皆本諸心也邪言則能散心之神矣故在歛之而已目視書而目不溺於書故能斂目之神耳聽書

而耳不溺於書故能歛耳之神口誦書而心不溺於書故能斂心之神神完而固言發而昌辭成而渾其古之德行道藝者與

或曰今夫達官大人舉業足矣子之迂也奚必德業之一其泉子曰今之人材大者大用焉小者小用焉譬之材木之大小焉其材固類也或可以爲棟梁焉或可以爲榱桷焉何也其大者非常之材得雨露之養於天也得土力之養於地也得栽培之養於人也否則小焉榱桷之材而已其亦有起明堂造宗廟也將何須矣是故二業合一則盛德大業備矣天德王道之事具矣夫是

之謂王佐之才

其泉子問嘗言之曰言辭者其精微之致乎達者觀其辭氣焉斯過半矣古之有國有家者脩德以致其辭脩辭以崇其德德以基之辭以文之而國家可保也是故家國理者其辭雅家國戾者其辭淫正人之辭嚴吉人之辭謹騷人之辭怨清脩者之辭約其辭雅者其氣和其辭淫者其氣乖其辭嚴者其氣肅其辭謹者其氣昌其辭怨以怒者其氣鬱其聲切其辭約者其氣紓其聲清以越故曰達者觀其辭氣焉斯過半矣

黃子才伯曰學何學矣其泉子曰心故善學者如貫珠

矣不善學者如觀珠矣曰觀珠與貫珠之形何以異曰
觀珠者觀他珠也多學而記之之類也貫珠者自我得
之也一以貫之之類也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也黃子曰
唯唯他日其泉子謂黃子曰子之博學如聚萬珠矣其
惟貫之已乎黃子曰唯唯

門人有質於其泉子曰子之二業合一之說也吾惑焉
吾惑焉曰子何惑曰姑藐之間有人焉其名曰陶某行
若負穢心若穿窬然而畫能貌春意詩能奪天巧筆如
有神文如繪雲其取省之元也如拾地下之芥夫何有
於德業乎曰子又何惑矣曰啖鶴之野有人焉其名曰

泉某色荒於內酒酣於外然而博若書肆思若湧泉口
若懸河文若流水其取三百之魁也若探諸囊中之物
又何有乎德業先生欺予哉何二業之一其泉子曰夫
陶氏之子其終也如之何曰以姦謀削籍曰是姦謀也
邪人也以邪人爲正人之辭雖倖得之必終失之如以
正人之德爲正人之辭夫何削籍之有彼泉氏之子其
終也則如之何曰以淫蕩褫職曰是淫蕩也小人也以
小人爲君子之辭雖倖得之必終失之如以君子之德
發爲君子之辭夫何褫職之有故二業合一 是謂自求
多福

門人有問其泉子曰二業果若是一乎舉業何資於德業乎曰子不見越南胡北之子乎越南胡北之子之生也其具手足頭顱耳目口鼻之形相似也其哭笑之聲呱呱哈哈相似也及其長也大不相類有十百千萬者何也其習氣之養使之然也孟子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無他居相似也然則居養之於人大矣况乎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觀居養之移聲則二業之相變化可知矣或曰其徵於古聖賢亦有之乎曰有之聖人有聖人之言也賢人有賢人之言也學士有學士之言也夫言一也而不同者此無他故矣係乎其所養耳矣故士養而化賢賢養而化聖存乎其人耳然則涵養之能化舉業也審矣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五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六

大科訓規

序曰甘泉子三十而遊江門江門夫子授之程子之書四十復遊燕趙講業齊魯維揚之墟仰觀人文於上國陸沉於金馬丘十以愛病歸西樵樵中有煙霞之洞四方英才集焉乃胥與集石爲臺因臺集木爲居爲堂爲館爲講學進脩之地以邇大科峯因曰大科書院諸生成請有教言甘泉子勿有言者逾歲諸生復請有教言甘泉子勿有言者逾時甘泉子曰吾有言乎哉諸生其以言焉吾無言焉可也吾不徒言乎哉諸生其不以言

爲吾雖欲無言焉吾惡得而默諸廼爲條之如左凡以發諸心性也凡以歸諸心性也凡以無所外於心性也吾其不徒言也已諸生以吾不徒言之實而求得吾之所以言焉由得吾之所以言而契夫吾之無所容於言焉其幾矣其幾矣正德庚辰季夏望日甘泉子書于大科訓堂

叙規

予旣爲大科訓規又慮夫習之者漫不知其統是故括而圖之作序規

夫規何爲者也夫學心而已焉者也何莫非心也心得其職則敬敬爲義心失其職則肆肆爲利利義之別也問焉者也義爲志道爲體認天理爲尋樂也實爲求道於人倫之間爲篤實爲言動由中出爲不怨尤遷怒爲事父兄也誠切爲自得師爲傳習爲遇長者謙讓爲處同門久敬爲約信爲去成心爲二業併爲內外混合爲讀書調心合一爲作字也敬爲考業用心也精爲觀山水不失已爲博六經以開知見爲作文也發揮所得爲教東家僕充其類焉及其成也爲君子利爲無志爲肆欲爲虛樂爲外倫求道爲先文藝爲巧令以滋偽爲暴怒爲事父兄也不誠爲不求師爲傳而不習爲抗倨爲

同門猜嫌為期約不信為師成心為徒事舉業以干祿
為支離為讀書主敬兩途為作字欲好為粗心為牯亡
為泛濫仙佛以壞心術為欲勝人為縱放家童充其類
焉及其成也為小人是故古之人有終日乾乾為君子
而不息矣今之人有終身弊弊為小人而不知者矣豈
其智不若歟其術使然也是故學莫先於辨術矣學者
觀其圖焉斯過半矣

訓規圖

期約以信

同門久敬凡九條附

去成心

讀書虛心較業虛心
自考講書虛心聽受

二業合併

遇長謙讓益求

內外混合

傳習實用

讀書調心合一隨心
力附

自得師

作字敬

事父兄誠切族黨
慈敬

考業用心精

不怨尤遷怒

讀書觀山水不失已遊息
收攝

言動由中出求理義
務敬謹

博六經開知見

篤實立誠

作文發所得

求道於人倫間

教童僕鈴束
理家

尋實樂

君子

體認天理進脩時體認
前錯習心

心幾敬義志道

肆利不志道

肆欲失本領

虛樂

小人

外倫求道

縱家童棄家

先文藝不立誠二

作文欲勝人

巧令滋偽高聲躁妄

泛濫仙佛壞心術

暴怒

讀書觀山水惜亡

事父兄不誠切族黨不慈敬

用心粗

不求師

作字欲好

傳而不習悠悠過日

讀書主敬兩途

過長抗倨

支離

同門猜嫌

徒舉業以干祿

期約不信

師成心

大科書堂訓

一諸生為學必先立志如作室者先固其基址乃可志者志於道也立之是敬匹夫不可奪志若其可奪豈謂之志自始至終皆是此一字

一諸生用功須隨處體認天理即大學所謂格物程子所謂至其理將意心身家國天下通作一段工夫無

有遠近彼此終日終身只是體認這天理二字
一諸生進德脩業須分定程限日以為常每日雞鳴而
起以寅卯辰三時誦書以巳午時看書以未時作文
申酉二時默坐思索戌亥二時溫書然此等大抵皆
不可失了本領通是涵養體認之意如此持循當月
異而歲不同矣

一諸生為學患心不定只是煎銷習心三層五層如煎
銷金銀一番煎銷愈見一番精明煎銷盡者為大賢
之心習心即人心心只是元一個好心其不好者習
耳習盡則元來本體廣大高明何嘗有缺何所沾惹

內外合一

一學者雖去聖賢甚遠然大意亦當理會如曾點的樂
可不體認切實濂溪所以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其
質所疑所得其起居俯仰之間及問答之際須要誠
由中出不可徒為巧言令色以滋偽心

一初學用功茫然無着力處只且於言動間存習步趨
要從容言語要和緩步步言言要與心相應一一使
由中出存習之久自然成片段

一諸生相處一言一動皆本禮義時言俗態一毫不留
於聰明以此夾持自然長進其有犯此戒者諸生相

與正之

一諸生隨帶小廝來山執薪水之役須要恩顧飲食寢臥衣服亦須照點切戒暴怒即以此做工夫明道先生云當其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即此是學孔子不然天不尤人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聖賢之學全在性情上理會

一諸生居山日久須要歸省以致孝養之誠即此是學事父母兄長之際亦自驗其誠切與平時進退何如若見父兄愉快便是已學進處不然未見實力

一諸生以時歸省宗族鄉黨相遇以禮必致其敬老慈幼之誠使一家一鄉和氣浹洽乃見學問

一學者須要求自得師有如求命人之病痛必求醫師所以求命也且今之百工技藝尤務拜師至於句讀之師舉業之師亦然及至治心以立性命乃不肯求師耻拜其師乃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寧沒身不悟夫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在彼則不耻拜師在此則自是不肯求師拜師豈愛心不若愛身哉弗思甚矣試思孔子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之言何謂

一諸生離父母兄弟妻子來山從學須實用十分工夫乃能贖其離違之罪若又悠悠過日是又罪之甚者

也

一諸生中有傳而不習者有顯愆者有耻事其師聽其辭歸以爲諸生之勵

一遠方及近處有德行道藝先覺之人可爲師法者必恭請升座講書以求進益聞所未聞孔子之聖亦何常師

一諸生每遇與先生同儕之人必推先生之意以前輩事之不可居然抗禮或其人與之平昔分定或年相若亦必三讓之外若不得已則側行遷坐以致退而不居之意此乃自養其恭敬之心亦非關彼事耳

一進脩敬義二齋同廊之人各各早起衣冠暫會於本齋相揖各言所疑所得俟先生出堂整班而升長少各依次序所以養其敬謹之心

一諸生列館同居本意正欲大同無我如同舟共濟彼此朝夕飲食起居罔非正言正行以相點檢相警策相觀而善若能虚心受善則歲月之間氣質變化矣

一諸生用功兩廊各輪流一人覺察勤惰人人皆要讀到二更盡其有惰者戒飭之甚有鞭策

一諸生同門相處有兄弟之義要使相愛如兄弟乃可即此是道朋友五倫之一若尚存猜忌嫌疑或各相

爲黨與即此便不是學其施於兄弟父子夫婦君臣之間亦必薄矣

一諸生相聚不可自是自高無長幼之序虚心相下非但禮所當歎亦且受益若恃一己之見侈然不勝其大遂至爭辯尚氣尚何義理願諸生深戒之

一諸生相處務守長幼之節不但徐行後長至於講論長者之說或短少者之見雖長亦不可以智相先記曰不辭讓而對非禮也何等忠厚

一孔子曰安乎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禮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懽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諸生朋友相聚常要以禮讓相接雖極密不可褻狎怠慢及不可責望太過以致敬衰非徒失人即是自失若有責善須使誠意在未言之前

一朋友人倫之大又所以紀綱人倫者其義極重諸生相處可不盡道或有同有異有得有失有長有短即當取其同而參其異取其得而略其失取其長而棄其短不可因而妄分彼此互生嫌隙交相黨與攻擊利害之心至於不可言此與市人何異不願吾徒有此也

一諸生有疾病者必相率共調治扶持之如兄弟骨肉

疾甚則憂勞至不安寢食積此誠心非但爲人亦以自成又於病者或有感格以至痊可

一諸生朔望有不升堂者相率往問之若果病亦致相恤之誠若其非病懶惰亦有警發

一學者須要立信如與人期約之類雖似小事然失信則害心爲大諸生今後或歸省期某日還館又如自期從學或一年二年必要踐言不可易志圯下老人與子房猶須立信何況聖賢之道即此便是根基

一學子須先看論語次大學次中庸次孟子乃書之序也讀論語時如未曾見論語讀大學時如未曾見大學中庸孟子亦然忘其成心之私去其習熟之舊乃有向往之路否則面前皆墻壁也况又有迷心於傳註之中者如甕雞禪虱安能有見

一諸生讀書須先虛心如在上古未有傳註之前不可先泥成說以爲心蔽若有所得及有未通却取古人訓釋詳之其所得自別

一每遇考業次日班長即相率揖謝若有所去取處一虛心聽受取必要見其所以取去必要見其所以去以此考驗其用心之精粗乃實有益

一朔望升堂先生講書一章或二章務以發明此心此

學諸生不可作一場說話聽過亦必虚心聽受使神
意一時相授乃有大益

一諸生朔望聽講之後輪流一人講書一章以考其進
脩之益

一諸生慎勿以舉業德業爲二段事幹涵養吾德業則
發揮於文章句句是實事如老人自是老人聲氣隔
壁聞之可知其爲老人自涵養發出遇明有司見之
即知其人矣邵康節詩云自是堯夫不會琴非關天
下少知音若今之剽竊而遇者如小兒作老人聲氣
遇不知音者取之耳若明者安可僥倖

一科舉乃聖代之制諸生若不遵習即是生今反古便
非天理雖孔孟復生亦由此出然孔孟爲之亦必異
於今之習舉業者其根本上發出自別故舉業不足
以害道人自累耳學者不可外此外此便是外物也
爲病不小

一科舉之學合下立心便分義利義利便君子小人懸
絕豈可不痛省而甘爲小人之歸且讀書以明心性
體貼此實事根幹枝葉花實自然成就而舉業在其
中此義之謂也若讀書徒事記誦爲舉業之資以取
科第爵祿便是計功謀利之心大本已失此利之謂

也舜與跖之分間不容髮諸生當自猛省戒勉

一吾今教人不外科舉就有至理恐人又倒在一邊只在科舉上立命是不悟我之至意吾意正欲人讀書作文不失本領就根本上發出枝葉此同行而異情不可不知

一自後世儒者皆坐支離之弊分內外本末心事爲兩途便是支而離之故有是內非外重心略事之病猶多不悟反以爲立本千百年來道學不明坐此之故自今諸學子合下便要內外本末心事合一乃是孔孟正脉何者理無內外本末心事之間也

一諸生讀書時湏調鍊此心正其心平其氣如以鏡照物而鏡不動常炯炯地是謂以我觀書方能心與書合一孔子所謂執事敬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程子所謂即此是學如此方望有進若以讀書主敬爲兩事彼此相妨別求置書冊而靜坐以爲學便是支離終難湊泊

一初學切於讀書時調習此心隨其心力所及如讀至一二行稍覺心爲所引即停卷收斂少俟有力再讀或有力足以勝之至三篇四篇不至失已驗知得力漸漸接續至於不息亦從此始其應事亦復如是若

舍書冊棄人事而習靜即是禪學窮年卒歲決無有
熟之理如欲鐵之精不就爐錘安可望精

一初學習字便學運筆以調習此心習文便要澄思以
蘊藉此心久之文字與心混合內外皆妙

一學者習字宋人不如唐人唐人不如晉人蓋漸近自
然耳見舞劍器而悟筆法實有此理

一進德脩業乃是一段工夫總於脩業上着力每月二
六日考業以驗其進脩之次第所以鞭策令自力也
於所考文字只批點可否令其自覺用心之精粗以
自勵耳依程子更不考定高下以起其爭端而滋其

勝心勝心不忘不可以入道

一諸生肄業遇厭倦時便不長進不妨登翫山水以適
其性學記有遊焉息焉之說所以使人樂學鼓舞而
不倦亦是一助精神

一遊觀山水亦如讀書此心易於妨奪可常提撕令不
失已則處處得益反是則處處皆桎梏矣

一諸生每遇作文時就於作文上用功遇讀書時便於
讀書上用功務令收攝不滯不放即是立敬

一諸生讀書務令精熟本經四書又須隨力旁通他經
性理史記及五倫書以開發知見此知見非由外來

也乃吾德性之知見書但能警發之耳須務以明道
爲本而緒餘自成文章舉業其仙佛莊列諸書不可
泛濫以亂名教壞心術散精神

一學者作文便欲勝人欲人稱賞此便利欲之心不可
入堯舜之道若但據吾所得發揮之則爲義理之心
一吾儒學要有用自綜理家務至於兵農錢穀水利馬
政之類無一不是性分內事皆有至理處處皆是格
物工夫以此涵養成就他日用世鑿鑿可行

一諸生凡居書館務要鈐束家人不許斫艾山中人家
草木爲薪及歲久因而損壞本館木料器物每見學
子居寺及祠宇多有斫去梁桶等物爲薪者主人知
而故縱便是不仁當思初成之難安忍毀之

一大學明德親民皆德性分內同是一事只從齊家以
往便是親民不待出仕也故孔子言施於有政是亦
爲政一家上自父母兄弟妻子固當諭之於道至於
童僕亦同此性分安可不教諸生或在家或隨帶來
山童僕亦須教以立心勤謹忠厚不至放逸陷於過
惡一家仁意豈不更大快樂

一諸生讀大學須讀文公章句應試至於切已用功更
須玩味古本大學大學一書是古人入道階梯其要

下手只在止至善止之之功在知行故知止以至能
得即知行之功也格物者程子曰至其理也格之之
功即上知行是也大學古本好處全在以脩身釋格
物知至使人知所謂格物者至其理必身至之而非
聞見想像之粗而已此其爲益甚大其他節節皆有
條理

一本書院正道及兩階乃先生長者往來之處諸生升
降只宜由兩廊下及旁階行之不可僭越以犯不敬
之罪

一諸生讀文須誦五經至於秦漢而止看詩當誦三百
篇至於漢魏而止其下偶麗之文律詩之類去古甚
遠者勿以接於耳口令習中無一點時俗之氣則所
養氣象自別詩文自古心術亦古矣

朔望或朝夕參見質疑請益之後即隨意歌詩二章
三章陶養性情又長人意思

書院凝道堂乃師生講學之地非飲食之客異教之
人所宜居若非德行道藝可爲師法者勿以設座設之
別軒可也

諸生人人皆學歌詩作樂以涵養德性舜命夔典樂
以教胄子此其深意安可一日缺此或讀書至深夜

則會於本齋歌詩以暢意氣又長一番精神

一朝廷立有太學及府州縣學所以教養人材甚密本
山書院不過初為退居求志之地四方儒士因而相
從間有生員向慕而來亦所不却但只可以請假養
病行之蓋提學學師乃朝廷所立之師也辭師以從
師於義理恐有碍

一寅賓館所以處遠方相過之客宜常虛之以待其人
諸生不宜混居進脩敬義二齋雖諸生會講之地客
若來衆亦以處之可也

一鄙意以為吾輩去聖人雖遠亦當以聖人為法聖人
天地之量天地間何所不有聖人之量何所不容善
者固欲其歸於至善惡者亦未嘗不欲其同歸於善
若善者容而惡者不容則又何貴於聖人之教故絕
孺悲責由求皆仁也聖人之立教為惡者設也如醫
為病者設也若有內外彼此即自陷於不仁諸生善惡
之念當自省察毋令為師所棄絕可也

一遠近有年學相若之士欲來相依講究者以客禮待
之時致館谷之誠

一本書院有好義之士所置學田隨年所收多寡貯之
公廩量諸生之貧及遠方不能裹糧者給之置支銷

薄以公正之人主其事

一凡來相見者若非問學道義之士不敢泛接若果問學道義之士亦必依士相見禮先有擯介言詞通刺揖讓若無擯介言詞通刺揖讓突然無因而至前者不敢泛接或臥病閉關二日三日雖有問學道義之士有擯介言詞通刺揖讓不能出迎雖勞相候二日三日亦不敢矯情相接以害誠心直道庶其亮之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六